佩玉齋類稾

二

欽定四庫全書

佩玉齋類稿

元 楊翮 撰

序

[illegible]羅執夫[illegible]揚[illegible]學[illegible]諭序

[illegible]工記曰[illegible]無[illegible]無[illegible]無盧胡無弓車然而求是

物者及于是[illegible]故曰無也夫人而能為之也

[illegible]夫人之所能哉往年南陵

31927

甫之誦申伯樊侯者也今諸君子遵用古道追配吉甫于元弼之行也陳禮樂之光華閒俎豆之徽懿雅正之音發于金石藻翰之輝爛乎雲錦由是而淳安山水之秀人物之傑播之句律載在篇牘無遺美焉況乎溫柔敦厚之風交倡迭應或頌或規深有合于詩人之意觀于斯者元弼之人品才美槩可知已元弼秉中和之粹德內秉其直樸融其謙接其容者可以信其言聽其言者可以識其志守是道而仕于時將無遠而弗達頃嘗

識教分水有稱其邦聲聞之通于淳安者素矣是行也固無待于詩而重諸君子之詩亦無藉于余言者獨然明誼好之篤固將以暴元弼之名譽而釋諸君子離曠之懷也是不可以無述故叙言以列其端用以見交道之古也

送賈伯暉山長序

姑孰之流入于楊子在牛渚磯南其形勝雄以奇其土田沃以豐而據江山之津要則有巨鎮為采石民居數

千與守成者旁午其賢豪多善積而厚藏其習俗多尊
儒而尚義而司風化之本原則有鄉校為采石書院數
十年來主教席者更去而踵來其行誼或足以取重當
時其問學或足以接迹前修其儀度或足以作矩後進
而稱教養之職任則有北方之名士為賈伯暉伯暉以
至正元年為山長居頃之士大夫之稱譽其賢者曰始
書院之田以畝計才五十有奇伯暉至而請于司憲之
官得割郡庠及天門書院餘帑買田以益之數登于舊

有加復能致當塗之宰縣者上言于郡府取三江水利之羨額以養士歲以為常令而門宇奕奕崇飾有嚴學從蓁蓁絃誦無輟皆伯暉之績也伯暉之績夫既顯書而深刻之已江東諸郡亦有為書院之長而其賢若伯暉者乎其為是言者非獨一人而止于是伯暉之名在學官著甚予聞伯暉懷能抱藝翶翔于冑監者有年人之識伯暉者期伯暉于華達久矣然竟以奇窮偃蹇年壯而猶未仕及其故人之貴顯者稍稍在當路欲有以

引用伯暉會南行臺御史移書浙省始得為是官伯暉惟不卑其官而欲小試其所蘊以故能稱其職任而士大夫翕然稱譽之夫以伯暉之才顧何施而不宜今局于位不得肆而其成就已卓卓可覩若此則異時之躋躐崇要偃然有所樹立寧不亦可冀乎伯暉既滿代與之遊者某某設祖帳以餞之屬予書其上為之序

送陳希賢贛州學正序

吾鄉有質直之士曰陳希賢居中山讀書事親不求聞

于時前年南臺御史合薦之江西行省用以為贑州路儒學正行有日其與之游者咸曰行者必以贐豈獨貨財之為禮哉葢君子之相愛以言于是乎有贈言之義今其可以無言耶希賢以一介寒素受知御史遂用校官起家視夫凡為校官者傑然而出其上則御史為知人繼自今其毋戾所守以期無負御史之知是誠不可不為希賢告又曰希賢學古之道清修而遠俗務乎内不以餙乎外求乎已不以徇乎人其為人信賢已使若

果于忘世誰得而移之令既出而仕其亦達夫時之所同而毋執乎己之所獨乎是固敦本信道者之所不樂為而今世之所不能不然者是亦不可不為希賢告既又相與謀曰士之游宦于遠方則朋友之誼必思所以暴其聲譽而先之不使夫稱望之或鬱乎彼也于是乎有作誦之舉而況徃徂乎文物之地從事乎庠序之間不有以導揚之懼其無以為之前聞也蓋雖文采之外見才美之素彰者或涉乎數千里之地猶不能使其名

一日而振耀于人則夫志識之有在悃愊而不華若希賢者非卓識之君子疇知之斯尚賢者之所宜拳拳也是則不可不為章貢之士大夫告遂授簡于翢俾為之辭惟希賢之方冠嘗受業于先君子矣弗容讓用悉書其語而叙之以為序

贈明道書院權山長湯子逸序

至元六年上元教官湯子逸攝長明道書院明年郡士房德卿用御史舉茂材受檄行省實代之子逸既解去

鄉先生執長卿天台丁仲容西蜀程彥魯弟子師古克
家方宗唯程立心李元中暨掌學官之出納者耿純仁
會堂上相與言曰自吾子逸之懾長于斯也夙夜刻厲
以圖稱塞職事修堂廡作儲室治閣道朔望始集諸生
堂上誦說先王之道前日之廢者舉怠者勤昧者昭學
士大夫亡不說喜以為庶幾獲見牧養之意今而絃誦
相間庾有餘粟凡所以臻此者皆子逸之壓也吾鄙之
士其容可忘諸具以告德卿德卿曰善乎諸公之言昔

之來踐茲席者余不能知余所知固無如子逸子逸與余蓋厚鄉也徒愛子逸今而乃知子逸賢誰能為子逸論次者書之乎上元楊翮因為之叙曰子逸宣城人少從宣城名師游嘗治詩義為科舉業尤能操翰墨工詞章已而由庠序發身教上元上元屬江左名郡御史大夫開府郡中比時教官多録録下材不為人所稱道獨子逸明當世之務動止言黙皆中繩矩所交游又一時豪儁長者日從事文雅德誼見之者亡問公卿貴人皆

尊禮為上客以故通郡中咸多之至上元歲餘名稱籍甚會書院闕長上官因籍以攝事子逸以其全能興起墜獘又施其餘理所主校室煥然相望較之曩昔未嘗有也如子逸得致位通顯真不負所學者哉夫旌絶行者不遺小善録茂績者不没微勞況子逸畢志篤意有功于學官甚著士大夫蒙其實而軼其聞非所以表賢能厲功伐也其如嗣子逸為之者何勸謹書其事藏之學官歸其副子逸為士大夫報

送于清叔序

據江左之會而為大藩山之自吳奔來者擁其背至自楚者復踴躍而前迎南有牛首之奇北有覆舟之勝秀蟠雄踞之勢于是焉融水則有清溪秦淮渟涵演迤鍾其美而通其氣蓄而汪洋流而疏達其外大江周迴引而東騖環封數百里廣衍曠夷無溪壑汙萊嶄崿險絶沮洳卑下之地故其人率皆恢豁宏偉無鄙陋之俗下至里衖閭黨小夫細氓亦皆誦詩書而談禮樂其于貴

隆富溢震耀世俗者恒視之藐如曾不芥蒂此吾鄉之
為郛所由甲乎江左而才學之士多出其間為天下所
稱道者也前代以來搢紳衣冠之産茲土者奕乎其不
可述已近世鴻儒偉人其典型譽望為後生小子耳目
之所及知者每相望而後先若夫齊民之英髦士之秀
亹亹焉曷能勝計哉余自童丱從先生長者游觀其時
人材之多可謂盛矣及侍家君行四方久之而歸則吾
鄉彬彬之風日益以盛余所景慕而不敢儕者數君子

之士為獨多也

送陳潤民教諭序

予頃因察伋氏識東原陳澤民澤民自其先君子官游居金陵久之澤民稍出試吏弗合于時即棄歸自是絕意榮勢獨淡然與其季處東郭友愛無間言予因心敬澤民而雅知其季賢又十餘年始識其季于諸海氏季子尤恂恂退讓有君子之風起家學官教晉陵以憂去居數年不調不自以為淹或謂陳氏廛中州向使季子

皆歌詩送季子行予因著送季子序明所為為季子作詩之由季子字潤民曰季子何賢之也噫人之觀于季子猶見其伯子矣

送于遵道之吳門序

昔吾夫子周游天下其徒多至三千人以文學名科者唯言氏卜氏二子而已世之君子潛心乎載籍悉意乎討論于經典以求其道于史志以考其事于百家傳記以博其言固足以摯其樞要而觀其會通矣然能倜然

子求言氏之傳而明之乎遵道之行也士大夫皆作詩以為之道予固以文學之事望之故敘于其首

送陳子恭山長任顏魯公書院序

近世庠序徧天下郡縣而有天下者猶以為未廣徃徃因夫昔賢前哲卓然有以垂世立教者閒即其鄉若所嘗至之地為樹祠列之學官置師弟子員使各推明其道其欲有裨于治化者計慮深遠矣故凡是學之主是人而立也為之師者必本其人之道以教為之徒者必

朝歷忤大姦且能撓大盜之勢使之不能直闖潼關終為姦相所陷以不屈于叛將而死其忠烈甚著公之道實殺身以成仁要皆出于聖人所謂仁者之勇子恭夙承名師之教用能養其直方之氣而充其正大之心於公之道其殆能知之已今將言邁于貴適自昇始學士大夫之在昇與子恭友者二十有三人皆能詩君子凡由昇而貴所歷之地二十有三人者皆能即詩以道之若夫推明魯公之道以教其人則在子恭矣予誠有望

又十有六人四年暨陽屠君彥德在十有六人之中遂為校官于歙學知彥德者皆為彥德喜以為彥德雖不獲薦名于春官而猶半得以遺材致身于校官也彥德之在歙能于其職以故通郡中無不敬禮之于校官之名實無少媿視他塗而為校官者偃然而有以尚之嗟乎以彥德之賢而才教一邑使天下之校官皆若而人顧不足為吾道重哉今其文藝日登譽聞日著安知其異日不能奉大對于明廷魁多士于天下然則一邑之

校官不足為彥德喜幸予獨以校官之取于此塗者為得人故因彥德之解秩歛學序以告諸世之公卿大夫士且以明御史為知言

佩玉齋類藁卷五

佩玉齋類藁卷六

元　楊翮　撰

序

石履道赴浙東帥府奏差詩序

藩閫受方面之重寄非獨仗節旄籌帷幄者皆國家勲舊之臣朝廷才知之選也至於從事於其間効奔奏而充任使者亦必皆通敏于事機嫺習於威儀之人故雖

門識趣之超濡染于聞見意氣之偉劘切於交游蓋世之賢能才俊而達時者也觀其於世故之膠轕官政之紛紀人情之變態叩之而無不知觸之而無不應舉動之間又無不中肯綮而合節奏則所謂通敏而嫺習者非耶爵祿之榮名譽之茂是其所宜蒙雖微所恃挾亦何適而不達全同必其徃而有合也夫從事而以乘傳為職北抵上京南窮百粵皆馬迹之所至固若勞甚然將命而行日馳數百里將可以朝吳越而夕淮楚也亦

奮然秉志從名師推明義理為科舉進士學或涉塗數
百里去家彌年其歷如一日為士者善之年餘二十復
幡然從事池陽郡府為掾曹頗能信其素蘊而立聲聞
以憂故家居三年時復理為舊學纘為時文與朋游談
且日號于幼時同門者曰吏可為也盍亦轉而從我乎
吏之為職既微而去就甚輕時而出則我之才可以小
施退而休則猶足以從翰墨而訓蒙惟我為之而樂焉
詩書之効遲固不若法律之功近也余聞而疑之然不

失迂濶不切事情令子祥混而一之又無其失蓋彬彬乎通達文雅矣即以他人而子祥之從則余見其法律之不精而詩書之易忘一舉而兩失兼矣故在子祥則可非子祥而從子祥之說不能子祥若則奚可令子祥旣釋憂從吉復往池陽書以為序

楊季常送行序

四方之士羣萃於一府相與共理官政上下其論議贊畫其謀猷相資以德相尚以義承長官攝屬治又各以

之懷且以道其昔者之樂而今者之不能舍與夫異時
之不能無思也遂將聲之為詩颺之為歌顯書貽揭列
之祖帳以華其去而屬余為之辭余惟季常起身儒學
為校官師百里會府籍其村署為曹掾斯固所優為而
不難者況其質容彬彬推學以守正發才以達時是以
施置措舉固不至矯焉而為迂亦莫或靡焉而深文也
今其去而同事之人拳拳焉致其情若此則季常之所
以處朋友者可知已不然則彼將惟遠之不暇惟嫉讐

送袁仲實序

自世降不古有官之君子能盡其職者多弗容於時士大夫遂相率成風而為因循苟且之政寵極乎隆耀則懐禄而保身秩綦乎微下則充位而具員彼食焉而怠其事者皆是也有天下者高拱乎上誰與共理者哉凡今天下穹赫尊貴之人其盡職與否吾不能知竊獨怪夫仕之末獲顯融而沉欝乎下僚者何其媮也其非器能庸鄙無足以自効則必悒悒焉厭夫勞且賤不屑為

在仲實吾寧不於是而有感耶今仲實受調長幕于温之平陽平陽雖介山海之間仲實之往得賢侯而佐之其政之成不難而易然其俗尚靡靡之音亦能有以導化之使其風日變而趨於雅乎若然則殆幾於古之為吏者已嗟乎吾斯言之迂也將以徼夫為吏而媮者也故於仲實之行以告焉

送胡天祺譯史序

予居集慶鄉里中郡府之掾與予善者為予道譯曹胡

天祺之賢且曰天祺饒産也而通譯言善國書始名在翰林翰林下其名饒府饒府署之為譯曹久之調池陽其來集慶則又自池陽調也初天祺之在二府同事之人與天祺皆雅相好凡吾黨之吏於集慶多自二府調來者與天祺彌相好焉雖弗及同事於昔時而始相與於今茲者亦鮮不與之翕然而相好也及其歲月既盈郡府上其書浙省天祺當受省檄為金穀典司若巡徼之任故吾黨將設祖帳以餞之子盍為之序予聞其言

則慨然曰予雖不識天祺天祺之為人信賢已哉君子之處斯世也莫難乎和又莫難乎久天祺之與衆相好如此其和已乎與之相從於二府者至於今無間言其久已乎夫譯曹既處諸曹之右人所弗平使其復於同事之人傲晲而陰握其利害旁觀而竊議其是非則人之所深疾而弗貫者已況取其去之日而得於彼拳拳若此乎後之為譯曹者監于兹可也然天祺之和且久豈惟於譯曹為宜雖為大官居要塗率是道可也是為

序

送周能之郡曹序

皇慶間天子慨然欲以儒術變天下之俗詔令若曰郡縣之史諸生其有願為者聽於是天下之願為郡縣史者多託名諸生中矣先是歙諸生周能之佐書郡府部使者行部至郡見其精謹使為尉史食廩稍既已在詔令前不可舍去更吏郡縣則循見資日積月陞久之亦為郡府椽已而調番易復自番易調昇其文雅謙巽退

然儒者也予所見郡府掾賓諸生者無若能之然能之始用書佐進不得以諸生起家彼名諸生而為之者又皆庸下不必能如能之可不為之太息乎予所聞能之在歙在番易時任事敏給部使者多愛與之人謂其能及來昇行臺貴官及御史又往往稱借不置其能益著居數歲移倉曹出內尤極平允凡編戶之輸賦若吏卒及鰥獨寡孤之請給者莫不合辭讚譽其所為故能聲日振興蓋偃然一名吏已烏可以諸生目能之哉其終

更郡府上其名行省能之將隨牒補職與之同事者屬予為序以道其行故序之如上

送李復之郡曹調寧國序

新安郡當至大初真定李侯為之守以地弗產絲纊上言者府更其賦以鏹民便之載其德于石既久而父老不能忘常曰吾民猶戴李侯也後三十年餘侯之孫復之用儒生推擇為其郡史又數年調寧國其行也士大夫作詩以送之予時適佐屬邑因言於衆曰我國家承

平久長天下之彯纓彈冠者緜夫仕途之壅皆不能從容進取如曩時於是乎公卿之胄黽勉焉從事乎吏曹者有之若復之是已夫復之豈固屑乎役役於簿書刀筆者哉亦圖有所就焉耳今法大府之掾多取乎列郡吏曹吏曹得為大府掾者往往立登顯達故凡郡史雖若暫抑乎當時必能大信於異日復之之處此亦圖有所就焉耳況復之生閥閱之家又嘗明習文法而其才足以有為今所謂寧國寶司憲者開府之地復之於此

守之以廉慎濟之以勤敏上以承憲府之號令下以挈
屬司之綱維將其聲譽奕然一日而自致於清要之階
有不難者茲以往復之之顯達蓋可指跂且其發身適
在其祖之所嘗守郡中異日於其乃祖名位事業殆足
以幾之而無不及乎其兆在是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予於復之乎卜焉衆以予言為然乃書以冠諸
詩之送其行者

贈茅叔志序

一言之譽加於人而欲使夫聞之者莫不因其言而敬之苟非出於大賢君子許與之不輕者則其勢固未可必故惟得譽於大賢君子而後足以取敬於當時言不足以為人重則雖有所譽而或者將弗信焉然則士之聞不聞孰謂不係所托哉予所善茅叔志以篤實有行義稱於鄉予知之而不以言懼夫或者之弗信也雖然信弗信非予之責予將誠言之往年叔志學吏於江東憲司時有為架閣主典吏者屬公委遄行弗及收藏鑰

三日方憶之惶怖而返自謂所亡失必泰甚弗可逃罪畧歸而鑰故在乃叔志為守之連日夜弗去以故得無他其人感之拜且泣而叔志不自以為德也母病且篤禱於神獲愈因舁母詣祠謝顧其棟宇將壓乃謀新之方就營表而歲大饑遂節衣食費不酒肉躬自勞苦以迄於有成既而神居煥然而叔志家獘矣其為人願且果可稱類若是予所言一二不能悉以予所言而推予所不能悉則叔志非所謂篤實有行義者耶今來昇將

者一旦因故舊之薦而受知于江浙省檢校官李君允謙李君移書永嘉郡守忽侯用是永嘉郡即日辟之為郡史識元章者皆為元章喜夫郡史之禄固微然由郡史而進可階以有達世蓋有力求競逐終老而不得者今元章得之猶取諸寄向非幸遇夫李君其能若是之速且易耶元章居永嘉未數月用便養遷金陵取道過休寧省其家時予適佐是邑與予有斯文之好具為予道李君之知已不容口予既慶元章之遇李君則舉酒

以屬元章曰金陵為江左大郡而行御史臺在焉官於是老率皆名德穹貴之人以元章之賢往即其人而事焉元章之知已當益加多或援挈而振異之將其超躐騰奮歘焉致其身於光華清峻之塗勢無難者予又慶李君之知元章為不孤也予其識之元章請予為之序予惟金陵予鄉遂為論著元章之為人以告予鄉之士大夫且為言予所見當世進取之士必幸遇夫知已而後庶幾可以成名其不然者予未之聞也

佩玉齋類藁卷七

元 楊翮 撰

序

贈相地劉梅心序

晉郭景純著葬書寥寥才數百言而其理已顯何其簡而易知耶後世以相地專門至於曽楊之流其說大備而學者乃惑俚師野術或附益已見以嶄通悟學者而

所論浸以蔓延逶迤於漢漫不可極嗚呼又何其多而難盡也故嘗以為龍穴沙水之法雖炳焉其不誣而今之所以求合圖利者其術往往荒唐繆戾於理率背而胡為彼信哉盧陵劉昌茂自號梅心以能相地游金陵凡所與葬後其家貲業必登士大夫有用之者已而仕於時必華顯人或以是多昌茂以其能富貴人也蓋昌茂之術以龍之來為主地善矣而五氣所值有吉有凶則又在乎審順背之宜間數數與余談而余卒不得其

灑可聽或稱其處已接物尤直且介來求相者設有隱惡必盡言弗諱寧不得錢非其人即不與言強要之不得已則言訖竟去與之錢寧不取觀其人誠若然者嗚呼天下之人皆資其業以為食其不没没於利者寡也令以術自售而不貴苟得如此必於其術能自信無疑已彼出於其術之外以僥倖焉者寧不愧斯人也哉寧不愧斯人也哉他日有以善相名東南姓潘氏號碧山者即與余遇者也

天地之氣亦順者耶此吾儒學問之極功彼其所能者將不異此耶余觀其人精堅純恪有似於道其與造物侔者則所傳秘甚而余不能知也其友吳景尹請為之序以信其術故書

贈邵思善序

古之君子其得於天者既已發而為言語文章事業或又因其餘力縱觀乎天地之間烟雲月露風雨晦明之變山川人物宮室草木鳥獸之形用以陶寫其性情而

默寓夫喜怒休戚箴規諷勸諫誡之意蓋有不勝其妙者故畫之絶品第之為神若夫一專于是而大者之弗立殆亦不足稱已故古今之畫其可傳者必多出於當時號為賢達尊顯其言語文章事業素有以厭服人人之望而後天下後世見其所為畫皆爭致而珍藏之以為希世寶玩至傳之子孫而不窮蓋其可貴重者有在也吳興唐俟子華父以儒名江左其畫為人所貴重及來宰休寧門生郃思善得以筆墨給事左右生嘗嗜畫

學之有年既獲親承侯所指授其畫遂大進幾能與侯所為相埒莫可辨於是時之鴻儒瑰士稍稍譽其能間為詩以張之而思善亦頗色喜求予為之序予惟畫之為科目至多而譜具載焉凡工其藝者率近似之然往往不足貴重思善其亦知侯之畫所以為可貴重者乎蓋其言語文章事業卓卓著見於時是則大者已立矣識其人者既愛其人必求其畫慕之者得見其畫猶見其人焉意不徒在於畫也思善而能集道義以達其言

語博問學以美其文章廣見聞以充其事業則其畫將
可貴重而自名家不然是以其得於大者小用之烏足
以企傒之萬一哉既為思善言用書以為序

佩玉齋類藁卷七

有一人皆一世之選斯固能攬其勝合其美而暢其和矣歲戊辰以暮春之三日從錢塘之士來燕於湖濵莫氏之新堂悅風日之恬舒適心體之曠閒來會之人復彥且嘉思有以全其樂也於是位以齒從無別崇卑酒以令行罔閒踈暱鄭衛之樂不設雅頌之辭代擧官府之政靡言林壑之談交應威儀孔度儆無擾譁乃有銅壺箬矢處其極之右偏能者投之不議賞罰或中焉或否焉揚揚然于于然志意衍舒氣康以寧無勝負之心

也已而讙甚分韻爲詩皆若有慊焉夫固有日有千金
而遊茲湖者鮮不挾貴驕以矜顯負紛奢以侈豪揚華
舟列妓童冶麗之觀靡曼之音雜然而前陳皆足以蠱
其樂矣顧其人何如耶今茲却絲竹而樂寓遺世俗而
禮存覽時序之昭融洽主賓之忻愉真足以踵芳昔賢
作矩後人庶幾乎樂之備者詩成予序其首詩曰閒居
勝芳春況乃修禊時群賢畢傾蓋招宴酬素期華館挹
奇觀嘉席延多儀蘭芬揚光風藻色涵晴猗末座聆高

詼雅抱攄遐思雖微絲與竹清興良足怡晝舸翳中沚繁聲流四涯俗情豈無樂斯意非所知千載一勝賞繼此當復誰達者解其會浩飲寧須辭

侯氏二子名字序

五金之適於用為削為殺夫為劍為鍾為量為鏄至於能剛也而為鉞能勝其重也而為鉉豈必皆具性之宜哉登除之調適之鎔鑠而淬礪之工人之力居多矣金之性有燥有濕有精有觕非夫工人之力斯不能以成

其器故金有六齊焉則所以使之適於用也蓋難矣君子之教何獨不然揆其心初未嘗不欲夫全才而成之也然而學者之氣質有偏則求所以變化之者不易裁其過輔其所不及矯其失而約之中柔者強之薄者敦之豈君子之得已哉余友侯廷美之子溥而不鑿其失也弱以魯則名以鉞而字之曰伯剛其季之子敏而有為而其失也剽以躁則名以鋐而字之曰叔重循名考實若逆置而錯施者是非即其氣質之偏而求所以變

化之乎夫弱以魯者宜乎其不能以剛剽以躁者宜乎其不能以勝重惟不求多於其所自能而恒勉其所不能然後足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充其能矣是則二子之所宜知也徒以守之决以行之非鉞之事乎發巳以操之盡力以舉之非鉉之事乎他日人將以定天下之至疑齊萬物之不平望乎鉞而衆人之所莫能君子之所當任者亦將於鉉乎責之矣二子其自以夫名若字朂乎哉苟其缺折鈍挫敗其鉞之所長顛墜委頓以廢其

銘之職則非特金之罪將亦貽工人之羞焉雖然鉞也銘也器也器不可以相通也人不能以相通而謂之成人不可也為二子者固宜思所以副其名而亦勿徒止於其所名也哉

卞宜之四詠倡和序

昔昌黎韓子序盛山十二詩侈為美談豈非以其倡者有抗雲出塵之風屬而和者又皆一時之選歟以余觀之當時諸賢雖不偕會於京師亦未必不為後世所稱

亦偶然爾卞君淮陰之故家嘗從事於浙東憲府矣其詠誦金華寳婺之勝蓋必有連篇累什傳誦於四方而膾炙於羣口者惜余未之見也若夫陵陽四詩則一時之人莫不俱讚其芳咸踵其躅雖以余之不敏亦不能無述焉嗚呼余固慶夫陵陽之有遺當無愧於盛山矣

上元楊翮謹識

惠塘詩序

自伐木廢而朋友之道缺名縉紳列衣冠者所與共不

過錐刀毫末已或悉謀畢力角騖競馳蘄盡取乃已視人之有弗有弗暇顧甚則挾深恣强肆其吞噬之志兼人之有而并有焉蓋雖父子兄弟之間恒多爾者而况謂之朋友者乎余於是深有取于惠塘之事也初南陵羅執夫與魏彥明游以學問相尚爲深交樂彥明之賢也則與之講切道義叅稽古今更相裨潤以成其業既而知彥明之貧也遂以腴田之在惠塘者假之蓋爲畞之十者七宣人士聞而異之皆爲詩以道其事所以美

執夫之難能而侈彥明之得於人者不少槪見於今也
嗚呼余於惠塘之事深有感已世稱朋友者疇不曰管
仲鮑叔觀其分財一事管仲之自與雖多亦取其所宜
有者鮑叔惟能不較爾使鮑叔能割已有以畀仲則遷
史之所以論著襃賛者宜不止傳之所稱而後人稱之
又當何如耶有馬者借人乘之蓋雖仲尼之世猶嘆其
今亡惠塘之事寧不翅千百於馬耶余於是深有感已
一撮之土一區之地亘天地古今而終不毀不泐不變

必于擁檝乎是託豈音之所寓固宜有在耶昔余東卿
居秦淮之上而其詩皆以櫂歌目之是殆所託者櫂也
將其淩清風之朝乘明月之夕時偃息乎舟中而扣舷
以適其所適幾所謂擊空明而遡流光者乎使或聞其
節奏而識其懷思蓋必有心會而神孚者雖越人之風
曷以尚茲然東卿之居秦淮也燕處軒宇身不接乎帆
槳耽嗜圖史跡弗由乎漁釣其詩而謂之櫂歌秪寓言
爾因嘗摘其宏麗之章鏗鍧之調諧以律呂之正發其

先生方且築雪堂於東坡之下盤礴優游若將老焉終其身自號東坡豈真有樂乎此耶至是而先生之所養可知已世遠物移至齊安者求先生之餘蹤遐致而是邦之人皆不能言之可不為之太息乎至元四年上黨牛侯濟民來為郡判官廉潔有為得參佐之道其明年郡以無事乃慨然追思前賢之遺蹟始得雪堂思賢寺為古定惠先生之像在焉遂割已祿益以勸導為之修門觀以肅嚮趨又得東坡事蹟於寺主僧明上人則大

人者言且不可得聞而況詩乎吾固洞觀乎子之能矣
予之芥天地於一物眇一物於無何有之庭故所遇無
非為子之詩者是殆知詩之詩而不知非詩之詩者也
知非詩之詩而後知詩之非詩子獨不見夫泉溜之與
東海乎喧豗蕩潏之餘而鹿角之弗容彼之漢漢漫漫
無聲無容而巨鱗衆錯之所畢會也辟之飄風之與元
氣然此不言之妙也雖然不言之妙亦必待言而傳是
必有隣於無言者而後詩可言也子之詩蓋隣於無言

之學日有名閒有語予以永之所擬古樂府之善者遂
從永之盡求其所業而觀之而得其所謂雷鍾小稾每
讀之終篇未嘗不深讃其善蓋永之嘗受學於吾鄉之
名師其所本甚正故發之辭章無不可觀而其貌則卑
乎其弗矜也且其年方向强於其業嗜進而不晝他日
人之稱永之者必曰金陵多文儒固宜有是則永之顧
不足以為吾黨重乎今吾黨之於永之何可靳也或者
以褊資諛見莫或師承昧焉剽掇於離群索居之際輒

魏等偉乎其雄傑也唐本道氏之於詩在江左尤號專而習者殆其時使之然哉予頃因論當世之詩嘗與君子言方今天下車書混一學者講說先王之道究聖人之旨趣以極性命之原六籍之精微蘊奧廓然大顯而義理之學明矣達辭者化聲律為宏深紀事者變駢驪為典要雄詞法語惟簡古之為趨浮靡陋習掃蕩略盡而文章之學粹矣篆籀之圓正合乎規隸楷之端方應乎矩行草之流麗中乎節奏人擅所長各臻於妙千態

捄而安輯之者縣官事也及其有司奉承之弗逮而士
大夫之博愛而好義者動其哀矜惻怛之念求夫良法
美意古昔既効可宜於今者即其力之所至齊施並舉
以紓為民上者之所隱憂使窮民之無告者獲生於瀕
死之餘君子蓋與之今年春河北山東荆襄淮漢皆大
飢疫死者大半餘民轉徙就食渡大江而南率先至建
業建業閭閻細氓比比為沴氣薰染遘疾淫邪所傳勢
張甚時大姓王氏豈巖甫盡焉于懐首作糜食餓殍為

千者其後必大王氏固大矣後將有顯者焉遂相率以其事紀載歌誦之著于編予惟王氏仁者夫仁者之心亦惟欲與夫世之齊民熙熙然同享有生之樂一無所答其力焉而已誠豈願其有一旦不幸困踣而因以見吾之德哉凡因民之遭罹凶菑而軫其力焉以恤之者殆仁者之不得已非仁者之心也諸君子樂道人之善於王氏無遺美已乃若王氏之心則非予不足以明之故為合諸君子之所述而冠以序引為世之博愛而好

其體而其所享莫非自然之福而有自然之樂凡人生
之所深幸而不可必致者皆在焉彼終其生奔走於仰
事俯育之計弗獲而僅得者由肅夫視之何如也頃營
別墅於其家之西合山水之勝因名其亭以自然蓋將
黜智力去矯飾無所作為於性分之外而一任夫所得
於天者因寓其志於斯亭即亭之旁近嘗刈竹而植之
編花其上已而植竹復生枝葉茂暢蔚乎青青或者以
為肅夫孝友豈弟氣和之所感名至矣天故以是瑞彰

至正四年秋八月江西行省遵用詔書故事合所部經
明行修之士三千人大試而賓興之舉三歲之典也於
是平章政事榮祿公懋其綱員外郎王公賛其畫禮聘
搢紳先生於四方俾司考文之權敦請文行之士於群
有司分任簾外之職供億掌領咸有主名是皆省檄所
署而監其事者肅政廉訪副使任公也初省憲二府以
五月癸卯大會於貢院考制稽禮徵財庀物即日命屬
司之吏治隸闈修列署起廢弊補闕遺以復常規遣驛

騎之使旁走四出交於道路近者累驛遠者數千里以致聘幣未幾承軺之賓來趣其事者冠蓋相望先期而會八月甲戌二府復大會作樂以讌考官暨于列職自是官史有局莅事惟謹三試之日多士雲集肅然無譁九月辛丑折名黎明榜出龍興路官屬導以鼓吹儀仗揭之省門之外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合三十又一人貢額之外又二十五人焉右九而左十六也蓋三十又一者貢額之舊而二十又五則昉自今始宴勞既畢

省掾海君纂其實為小録刻之而使翺為之序夫鄉試之有小録常也何暇序論哉惟是舉省憲承詔之敬主司較藝之精有司共事之恪皆可稱讃故得人之盛足以軼前代之遐軌為後來之美談蓋有由矣而况被薦之士自是登名天府者固莫不煜然而寵榮即弗獲與對大廷亦且受命中書至于以遺材而録者皆得以補職儒校科目之行殆莫盛於今日可弗為之論著乎作

小録序

李謹之詩藁序

吾邦古稱江左文物都會往時薦紳士大夫經術才藝恒彬彬焉鄉黨閭學古之士欲成其業者咸翕然有所宗嚮比年來故老凋謝略盡於是天台丁先生仲容甫適居吾邦以詩歌為學者倡隱然名動江左凡一時之秀俊苟於詩有好焉者皆趨丁氏矣予交友之彥曰李謹之有籍于南臺歳久日以刀筆給事公卿貴人時因其閒暇從先生游行吟坐哦步驟先生律度未幾有能

詩聲又嘗捜羅先生平日所為詩歌會稡成帙毋慮千餘首長篇短什殆無逸遺懿乎其勤也蓋先生博洽善記平生之所學盡發為詩其用志不分四五十年之久遂能追鮑謝齊陰何而優入乎李杜之域幾所謂集前代作者所長而自成一家法者以故通郡中咸推遜其詩莫敢與之並謹之好之之篤也先生既没而謹之詩名驟起先生之傳將在謹之乎然予聞古之言詩者獨推古詩十九首為有三百篇遺意而謂晉宋以降諸人

誦瞿曇之書以宗吾遠法師之學惟務力于桑稼以自
養嘗遇異人授以盧扁之術試之輙驗凡人來求療病
則為之處方俾求藥于市病家如法投之刻期而瘳與
之錢則辭用其藥則取直如市賈間有不可療者則竟
棄去雖啗以重賂弗顧貧而病者則與之良劑無難色
或曰世之為百工技藝者皆資之以養生也取之以道
不足以為泰今子所為則專務不取豈要譽者歟曰嘻
吾居深山中耕而食蠶而衣葢無取于人足以自給然

賢於清歟人以其家青山之溪濱溪上多長松類夫幽人隱者之所處故皆不斥其名字而即松溪號之予既使善畫者為作松溪之圖又述此以告於能詩者使賦焉而為之報

能一四海之區而遺子孫之利者則其福也彼秦項能
及之乎秦項無高祖之所有而高祖有秦項之所無則
天下寧非漢之有耶當其鴻門之危滎陽之急高祖蓋
亦幾不免矣其所以瀕於死而不死者是豈非以其福
乎福之所集天命之所歸也高祖惟其有天命之歸也
神明相之人心與之此秦之所以不能拒而項之所以
不能殺歟若項籍者當秦之亡㧞劒而起無尺土之地
一民之臣秦雖異是而其先僻處西戎無以異于天下

上遂有娠而產焉且其為人隆準龍顏所居處率甞有異及斬蛇大澤中則老嫗哭而言曰吾子為白帝子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然則高祖其龍歟宜其有九五之福而非秦項之所及也

項羽論

天下有可乘之勢適因其勢而乘之天下可襲而取故善取天下者乘其勢非乘其勢乘其機也葢後世之所恃以取天下者惟氣與力耳苟即其力強氣盛之際一

氣窮則竭力窮則衰而亂極則思定於亂極思定之際爲之吾之氣與力不足用矣惟羽一失其機而沛公遂得以因其勢而奄有焉使天下後世皆得成敗立論不亦惜乎方羽之燒阿房收寶貨略婦女而東也韓生蓋嘗說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此蓋勸其即真之說也羽能聽之以正天子之名而建萬世之業則所處者尊所據者固沛公可得而奪之乎顧乃懷思東歸不用其計已而氣衰力竭天下非其有則

曰此天亡我嗚呼此豈天亡羽哉故夫取天下者貴乎因其勢而乘之不使其氣衰力竭而機不可為也光武太宗蓋能知之是以不待天下之定而已自立遂不為人之所先而莫大之利及於後世雖然此為豪傑進取之說耳若夫聖人之興王也則不然彼其百年而後興者非可與是同日語也

四皓論

士有卒然而立天下之大功者非負高世之重望不能

及者豈惟他人之所不能及雖良亦固已難之故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然終能令太子請高祖之所不能致者四人時從入朝以為羽翼而太子之位遂賴以定嗚呼是乃張良之所以為智也易曰納約自牖又曰遇主于巷古之大臣所以格其君者不惟有以因其明而入之而又能求之以委曲之道蓋天下之所謂大智非其身自任之為難而能使人任之以濟吾之所不及者為難張良之事蓋若此矣良以智得名而太子將廢之勢已

應豪傑與之天下歸之人皆以為漢之天下光武宜有之而不知光武之得天下則因乎更始之力也何也王莽之末天下困于新室之命而思漢之心正切更始於是乎奮然而起握先帝之璽綬承失劉之正統天下雲合響應光武與其兄起於南陽亦附而從之以能下昆陽定陵郾奔尋邑降邳彤破邯鄲得立為蕭王蓋其立大功成大業者皆更始是賴及乎大功甫立大業甫成遂貳于更始而不就其徵且其時更始之于天下未有

失德而於光武亦非有他也雖殺伯昇若為過舉然旣
已臣之則生殺固在其手安得以是而為念哉前日事
之今日背之君臣之義似有不然者當此之時更始之
力猶足以殺光武然而不殺者則更始之仁也為光武
者亦可以自愧矣及更始敗於長安又不聞有聞難奔
走之事反欲伺其亂而乘之更始之號未去建武之元
已易顧乃封之淮陽自以為德君臣之義何如耶昔者
高祖蓋常因乎義帝矣及項羽放弑之則高祖親為發

喪兵皆縞素以擊楚之弒義帝者為名雖其心在於爭帝然其說亦足以藉口矣光武之於更始曾有是乎夫更始之末敗則名器固更始之有光武于此如之何貳之光武之貳於更始不必論特恠夫因其力而得天下而人不及知也當其與尋邑相持之際詐為宛下書稱其兵到而故墮之猶足以懾其氣而潰其兵則凡所以斬將搴旗攻城而略地者賴更始之力為多矣而謂之皆光武之智乎故愚嘗以為使赤眉不殺更始則光武

亦不得以無故廢之更始不廢則光武之天下誠未可必嗚呼此則天也非人力也

豫章之產於深山窮谷其崇干霄其絜百圍者不少也皆足貴乎君子之於湯氏誠貴其能愛先世之物爾夫物出於先世而能愛之此黄楊之所以大也今而七世同居而猶未艾是其存心之仁又非獨止於愛物矣使湯氏之子孫長存是心則黄楊之大雖百圍干霄無難者若夫以荆樹之花而驗之則物理之榮悴亦易已可不慎哉

題積善堂記後

予因臨海陳子臨氏而識上虞徐季章季章之先府君竹西翁則子臨之舅也予與子臨雅厚善以故得交季章而知其為人甚詳其視夫古所稱君子長者蓋不多讓予嘗疑其家所受之澤必有自來及讀春官泰氏重書巴西鄧先生為其祖撰積善堂記然後知徐氏之積遠矣夫土益積而日厚水益積而日深今而後季章之積誠不可以已也雖然積貴乎善苟其念一之不審則殆有不勝其可畏者是以君子常驗夫人之所積而必

其後世殃慶彼積之不審而益積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題富察仲敏字辭後

字辭一首并序昔翢先君子為富察仲敏氏作也後十餘年仲敏復來昇翢遇之於逯彦恒氏而問之仲敏愀然曰曩者世之大賢君子先生長者為予之字而以文發其義者皆合為一卷日在維揚時一友人假觀於予適民居不戒于火友人之室廬在延燎中卷因燬焉予

念之不忘常往來于懷今不可見矣將復尋其文而藏之先大夫之文當在遺藁子其為我書之也翮聞之火之象為文明且炎上之義也仲敏之字託諸當世名筆而火實烈之仲敏殆將光顯乎其發也必以文明其徵在茲矣遂再拜敬書先君子所著辭復識其後

樂詞

金谿縣孝女廟樂詞

有元至正元年撫州路金谿縣新作二孝女廟成按二

孝女姓葛氏在唐寶歷間以官責其父祐齎練白金事不勝暴酷皆發恚投冶中焚死父因獲免并其邑除坑冶之害以迄于今是宜血食其土矣國子博士吳君師道既文之石而祀神之詩闕焉上元楊翮撰爲樂調三章俾金谿之民歲時謌之以祠孝女其辭曰

靈之來兮雨旗張導旌幢兮鏘琳琅繽晻曖兮相頡頏並輜軿兮歸故鄉歸故鄉兮民所望昭肸蠁兮留洋洋庭燎輝兮夜未央椒蘭發兮鬱芬芳民報祀兮弗敢忘

心屏營兮咸肅將靈格思兮民樂康
靈之留兮澹容與雲凝凝兮翳堂宇瓊筵陳兮合簫鼓
列尊罍兮酌清酤牲肥腯兮承雕俎女巫進兮傞屢舞
誦神德兮謌頌舉孰捐軀兮悟時主齊英英兮惟孝女
繼茲今兮饗終古靈醉飽兮民樂胥
靈之去兮將安之儼欲旋兮猋上馳互招搖兮爛祈祈
導雲路兮眷威遲金有賦兮地不遺竭貲產兮民力罷
我邑井兮咸熙熙賴神惠兮獨弗罹千萬禩兮神是稽

薦蘋藻兮答神覺靈逌遊兮民聿思

啟

田蘇　伊舉啟

離市駿之臺盤厭道塗之塵土迓屠羊之肆俄驚䦨闠之雲烟其文燦然為禮厚矣切念某初無奇氣徒有壯心技能自信於穿楊科第欲擬於拾芥豈期拂運弗遂良圖月窟雲深竟莫攀於仙桂河源浪急終難汎于靈槎始由蔭補以入官再以驅馳而為役殊非雅志實愧

清流方服汗馬之勞崇遺集烏之禍自初從辟進退已逮于八年爰及赴銓往返殆幾於十月自憐蓬轉敢附棘栖蓋聞予季之言過辱斯文之誼造先人之墓下詩聯輝賁於林瑩題伯氏之壁間墨妙淋漓於竹石方圖求益乃沐鳴謙叙契闊於踵門道勤拳於衡袖玆蓋伏遇某人鍾材懋碩蓄德弘深表章循吏之成規究心羣史推衍先賢之微義篤志四詩遥遥牒譜之華侃侃源流之正為周司寇譏刺不貫於暴公在宋元豐文章實

亞於歐子欒成後裔今見斯人金陵名邦有來此客雖牢落千里之外行李蕭然然遨遊諸公之間名稱藉甚鵷鷺行飛於豸府皐比空擁於鱣堂尚想交情可覘遠業其衷懷感激謝幅稽遲深慚匪報以瓊瑶永為好也儻獲飽聆於珠玉不亦説乎

箴

昜齋箴

惟東原之士曰劉珪彦琬克紹家緒篤嗜文學乾乾不

息期登於成侍其尊父寓官姑孰爰暨帶韋衣布之倫
以及華族之冑齊民之英合志同心講貫黌宇之內髦
俊如林佩衿如雲齊魯吳楚之產于是大集朋徒臻臻
日切月劘一之以敬誠濟之以勤恪文采交賁聲譽旁
達又即私庭理精舍表名以勗由警寓戒蓋將近以策
踐履之所不逮匡克治之所未加遠以希跡前循尚友
先哲躋賢聖之登宏茲可謂不苟且以狥已能奮厲以
自程者已世之學者何以加茲上元楊翮式嘉厥心箴

以告焉其辭曰

聖兮猶天不可階升顏氏希焉欲罷不能由師孔尼附

攀以興君子之道厥武可續實惟我徒形氣有梏剢無

資承寧弗自昜知之匪艱行之為難篤敏桓桓如騰飛

翰巽懦偷孱或怠而安一時之般終焉永嘆辟彼六車

任載夷砥堅良前驅疾甚如水輪蹄㢡𦦨詎克方執御

笨匪加積遠千里藝學之方疇茲二理昜哉我朋時不

可失孰存孰遵強志勉力人百己千人十己百我德靡

崇進希其極我業未精修底其績毋荒以嬉毋墮以逸日知所亡月省其得勗乃有功効為之則女其不然曷焉有立互贊更督交友之職勗哉我朋自勗者克矢之弗諼闇奧優入庶幾終譽有引無斁訣人作箴式用規益

乾隆御覽之寶

佩玉齋類藁卷十